

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

对尽善尽美的探求

Jonathan Coulson

【英】 Paul Roberts 著
Isabelle Taylor

张宜嘉 胡 洋 译



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

对尽善尽美的探求

Jonathan Coulson

【英】 Paul Roberts 著

Isabelle Taylor

张宜嘉 胡 洋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University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Perfection

978-0-415-57110-4

Jonathan Coulson, Paul Roberts and Isabelle Taylor

© 2011 Jonathan Coulson, Paul Roberts and Isabelle Taylor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集团旗下的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定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717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 / (英) 库尔森 (Coulson,J.) , (英) 罗伯茨 (Roberts,P.) , (英) 泰勒 (Taylor,I.) 著；张宜嘉，胡洋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7

书名原文：University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Perfection

ISBN 978-7-121-23623-5

I . ①大… II . ①库… ②罗… ③泰… ④张… ⑤胡… IV . ①高等学校—校园规划②高等学校—建筑设计 IV . ①TU24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6479号



策划编辑：胡先福

责任编辑：胡先福 但纯清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889×1194 1/16 印张：16.5 字数：528千字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前 言

如果没有校园建筑实体的存在，我们很难想象大学的具体场景。记忆的延展如同定格的图片，浮现出礼拜堂的每日仪式，门廊上的班级合影，玻璃窗内凯撒大帝读书的身影，以及那书房低垂的瓦檐和窗外耸立的烟囱，此情此景，没有哪位学生能无动于衷。一代代学子在这里相聚然后别离，开学然后毕业。斑驳的墙壁，烟囱的旧痕，蜿蜒的藤蔓，圆顶的拱门，见证了时光流转、化作永恒的一瞬。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久久难忘，让人们从心底默默祈祷，希望岁月的时刀与沧桑变化远离美好的此刻。

C·克劳德和H·怀斯（C.Klauder and H.Wise）^[1]

大学环境，即所谓的校园，常易令人产生情感共鸣。大学的建筑与风景除了实用功能外，也是其感情与灵魂的实体寄托。高等学府在追求教研水准与学术权威的同时，亦应着眼于校园环境的规划与建设，因为它也是在校生学习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建筑与风景增强了学校的存在感，仿佛在向世人宣扬其学术追求与价值目标，从而使得每所大学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求学之地。

在大学所拥有的资源中，校园是最具价值的财富之一。本书的创作初衷旨在为学校的领导、规划者和设计师出谋划策，以便将校园的可利用潜力发挥到极致。通过悉心选择校园规划方案，学校的整体环境可以得到极大提升，这将有助于大学品牌的塑造和大学精神与抱负的传递。本书回顾了大学校园设计发展的悠久历史，其中的宝贵经验可为当代的校园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以时间为顺序，审视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的发展历史；第二章为实际案例的研究，通过这些实际案例逐一剖析所涉及的大学校园；第三章以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指南结尾，整合之前章节所呈现的校园设计准则和规范，为制定与现实环境完美结合的校园总体规划提供有力指导。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对大学校园进行分析，研究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原创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学校园；另一类是从中世纪至今一直引领校园设计理念潮流的大学校园。本书对于研究案例的选择，在流派与风格方面不可能无一疏漏，但在对范例的精心分类与挑选方面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然而，这些分类指标或许存在些许相互重叠，或许定义得不够清晰和准确，具体包括：总体规划；建筑风格与式样；景观设计；校园交通；整体感与归属感；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和谐性；学校使命与价值的传达能力；标志性建筑与创新特点。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做到尽全尽详，有些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校园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案例，并非学校环境不够完美，而是因为现有的案例已经将其建筑规划经验陈述得当，毋庸赘述。举例来说，建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新大学”共计7所，但书中仅选取了其中的东安格利亚大学作为案例，展开分析。这7所大学皆是顺应高等教育新目标和新要求的校园规划典型，无奈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取最能代表这一校园发展趋势的东安格利亚大学，以点带面，纵览全局。在其他的校园规划趋势与发展案例进行选择时，我们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方法，诸如对于学院派建筑风格校园和19世纪欧洲大学研究案例的选择。

致 谢

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在筹备阶段获得了许多朋友的真诚帮助。多所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信息，在此向他们献上诚挚的谢意：感谢乌普萨拉大学的扬•伊瓦尔•马特松（Jan Ivar Mattsson）和伦纳特•伊尔凯（Lennart Ilke），奥尔胡斯大学的帕勒•吕克（Palle Lykke），格拉斯哥大学的吉姆•麦康奈尔（Jim McConnell），伦敦大学学院的康纳•威尔逊（Connor Wilson）。此外，我们还要一并致谢瑞典学术房产公司的汉斯•安东松（Hans Antonsson）和贡纳尔•亨里克松（Gunnar Henricksson），以及扬•彼得森（Jan Petersen）、奥拉夫•林德（Olaf Lind）、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和朱利安•埃利奥特（Julian Elliott）。

我们对尼尔•麦克劳克林（Niall McLaughlin）和乔安娜•卡拉察斯（Joanna Karatzas）在案例研究中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同事珍妮•波茨（Jenny Potts）、凯瑟琳•伯吉斯（Katharine Burgess）和萨拉•豪斯利（Sarah Housley）的大力协助，以及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的编辑弗朗西丝卡•福特（Francesca Ford）对本书付梓所做的辛勤努力。

目 录

前 言

致 谢

第一章

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1088—2010年发展概览

1

第二章

案例研究

39

奥尔胡斯大学 40

哥伦比亚大学 46

柏林自由大学 52

哈佛大学 58

莫斯科国立大学 66

北京大学 72

普林斯顿大学 78

卡塔尔大学 86

莱斯大学 92

西蒙弗雷泽大学 100

斯坦福大学 106

淡马锡理工学院 114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120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126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34

剑桥大学 140

开普敦大学 148

芝加哥大学 154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162

东安格利亚大学 168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174

牛津大学 180

宾夕法尼亚大学 188

国油理工大学 194

弗吉尼亚大学 200

西澳大利亚大学 208

乌普萨拉大学 214

乌德勒支大学 220

耶鲁大学 226

第三章

21世纪的校园设计

235

注 释 243

参考文献 251

第一章

大学规划与校园建筑 1088—2010年发展概览

大学校园设计隶属于城市艺术的范畴。这一论点看似言过其实，但当本章翻开一幅幅丰富而悠久的历史画面，掠过自中世纪早期的校园雏形到今日的地标性建筑时，社会、哲学和文化等因素对各个时期校园规划的影响就呈现在了我们眼前。本章所研讨的大学建筑和校园，大多不能与其创办人或设计师的理想化蓝图完全或始终一致，但它们对当时文化特征的体现仍然会让我们深受启发。从中世纪大学——它的大量出现和实体形态均受到城市快速发展的影响，到美国早期发展时期的殖民地学院——其寄托了美国人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想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主义大学——它们是推动高等教育民主化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建筑体系一直深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本章以时间为顺序，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在过去的900年里校园建筑体系的发展历史——大学建设过程中最充满活力和创新的阶段。本书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没有涉及所有的国家和建筑体系，而是将重点集中于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这3个教育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和地区。

初始阶段

中世纪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现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奇迹；相传，拉开中世纪大学序幕的是创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见图1.1）。^[1]当时，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三足鼎立，形成了欧洲大学的原型，而之后的所有大学均源自这些大学原型。12世纪头10年，出现了重温经典的热潮；因此，从本质上讲，中世纪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在遍布欧洲的众多重温经典的学术研究中心，知名大师们受到了大批学生的追随，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障和提高师生双方的利益，他们仿照商人和手工业者结成了学术行会。逐渐地，这些行会得到了主教、高级牧师以及王室的正式认可，越来越多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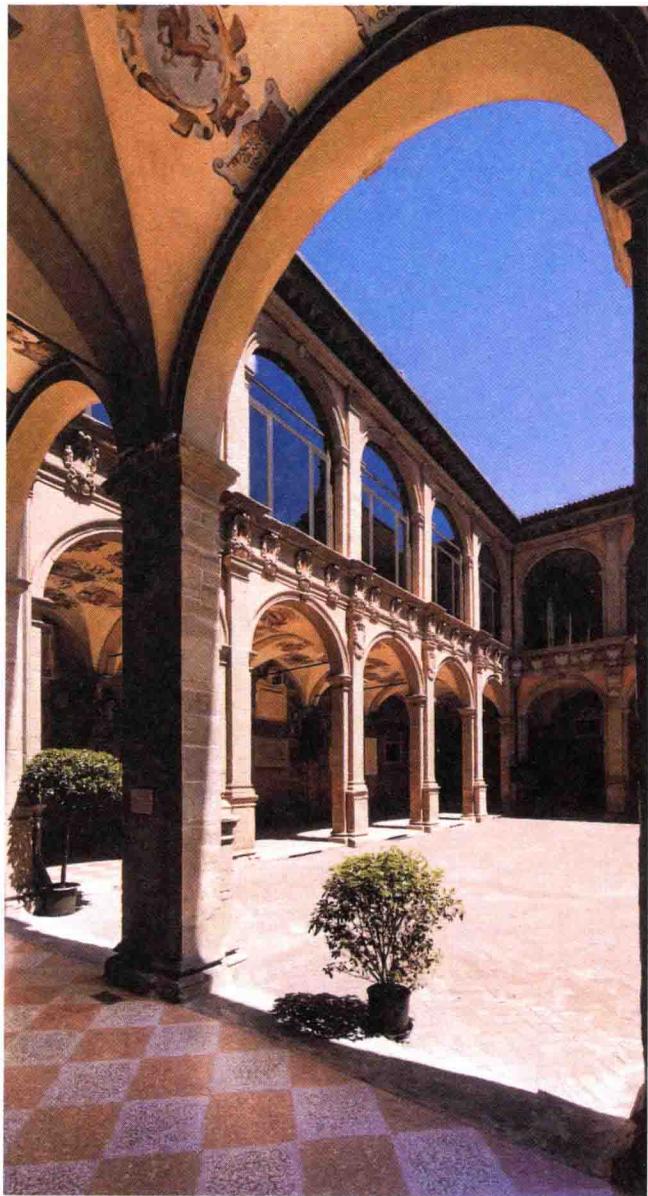


图1.1 阿奇吉纳西欧宫，1563—1803年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
照片来源：Ian Dagnall/爱乐迈图库公司

建成时间	大学名称
1088 年	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
1150 年	巴黎大学，法国
1167 年	牛津大学，英国
1209 年	剑桥大学，英国
1218 年	萨拉曼卡大学，西班牙
1222 年	帕多瓦大学，意大利
1224 年	那不勒斯费代里科二世大学，意大利
1240 年	锡耶纳大学，意大利
1241 年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西班牙
1290 年	科英布拉大学，葡萄牙
1303 年	罗马大学（罗马第一大学的简称），意大利
1308 年	佩鲁贾大学，意大利
1321 年	佛罗伦萨大学，意大利
1343 年	比萨大学，意大利
1348 年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捷克共和国
1361 年	帕维亚大学，意大利
1364 年	克拉科夫学院，波兰
1365 年	维也纳大学，奥地利
1385 年	海德堡大学，德国

表1.1 现存的西方最古老的大学

慕名前来，行会也随之演变成了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这一形式在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多瓦和那不勒斯等地不断得到复制；在西班牙，一批杰出的大学在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帕伦西亚、塞维利亚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剑桥、科英布拉、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海德堡、科隆、卢万，莱比锡和圣安德鲁斯等地，大学也一座接一座地很快建成（见表1.1）。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学已经成为城镇学生聆听大师智慧之音的最佳去处。^[2]

在这一时期，大学选址在繁华城市，周边农业兴旺，因此生活成本相对低廉。而所在城市也逐渐与大学文化相融相依，随之潜移默化，最终塑造出了当地独特的城市性格。虽然当时的大学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但大学在城市里还没有自己的实体。教师租借民房授课讲学，考试与集会等活动则安排在教堂和修道院中进行。早期的中世纪大学没有任何校园建筑，大学仅仅是指大师们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所结成的松散组织。例如，巴黎大学的师生多数来自巴黎大区之外，这些所谓的“外来者”对当地眷恋寥寥，一旦办学条件不合心意，他们就浩浩荡荡地迁移到其他学术研究中心。那时，大学师生的迁移非常普遍，而这也常常成为新大学诞生的动力。例如，1205年博洛尼亚大



图1.2 萨拉曼卡大学

照片来源：©Stockphoto/*0597

学的部分师生迁移到维琴察，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师生迁移到剑桥。这些人才迁移事件引发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建筑的出现。1321年，博洛尼亚大学的许多教授离开本校去锡耶纳大学；这也是这所大学的教授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走，因为博洛尼亚市政府为了留住这所大学，于1322年提议兴建一座小礼拜堂，专供本城市的学者使用，这座小礼拜堂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座大学建筑。^[3]

伴随着中世纪的不断发展，学生数量持续飙升，大学迁移现象逐渐消失，大学开始购地建楼。15世纪，巴黎大学买下了讲堂、学院、宿舍以及塞纳河左岸的教堂，从此大学就成为这个地区的象征，也成就了后来著名的“拉丁区”。同样是在15世纪，萨拉曼卡大学兴建了一座四方庭院——大学楼（见图1.2），供教学之需；奥尔良大学则兴建了一座研究大楼，这也是法国唯一幸存的一座非宗教大学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歌猛进，为意大利的大学发展注入了无限动力；而大学为了提高声望，也开始争相加强学校的设施建设。到了1530年，帕多瓦大学的学者已然可以在校属教学楼中传道授业了（见图1.3）；迫于对手的压力，博洛尼亚大学也加紧了建设步伐。1563年，博洛尼亚大学在市中心永久买下了阿奇吉纳西欧宫。穿过恢弘的门廊，踏进宽敞的庭院，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一座组



图1.3 帕多瓦大学，博宫

照片来源：George Mattoscio

合式建筑，其中有7个法学讲堂、6个艺术和医药讲堂；此外，还有2个大讲堂。6000多枚华丽勋章，记录着大学师生的足迹；楼梯、走廊、教室、拱门，到处都陈列着精美的艺术品，向人们展示着这所学校的悠久历史。^[4]

阿奇吉纳西欧宫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大学建筑和意大利大学建筑的典型特征：四方庭院，周围环绕着连拱式回廊和辉煌大气的主立面。当南美的殖民主义者在当地建立第一批大学时，这种建筑格局也被带到了当地，位于危地马拉的圣卡洛斯大学（主楼约建于1763年）就是一个例子（见图1.4）。

乘着文艺复兴运动的东风，无论是刚刚创建的新大学还是之前的老大学都有了与之相适宜的校舍，其中包括讲堂、会场、礼拜堂、图书馆和宿舍。这些建筑通常出人意料地奢华，彰显了当时欧洲大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大学已经由一种松散的学者社团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共机构。极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以及在城镇中心的地理位置，表明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完全确立；而大学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



图1.4 圣卡洛斯大学

照片来源：Mary Evans/因特图片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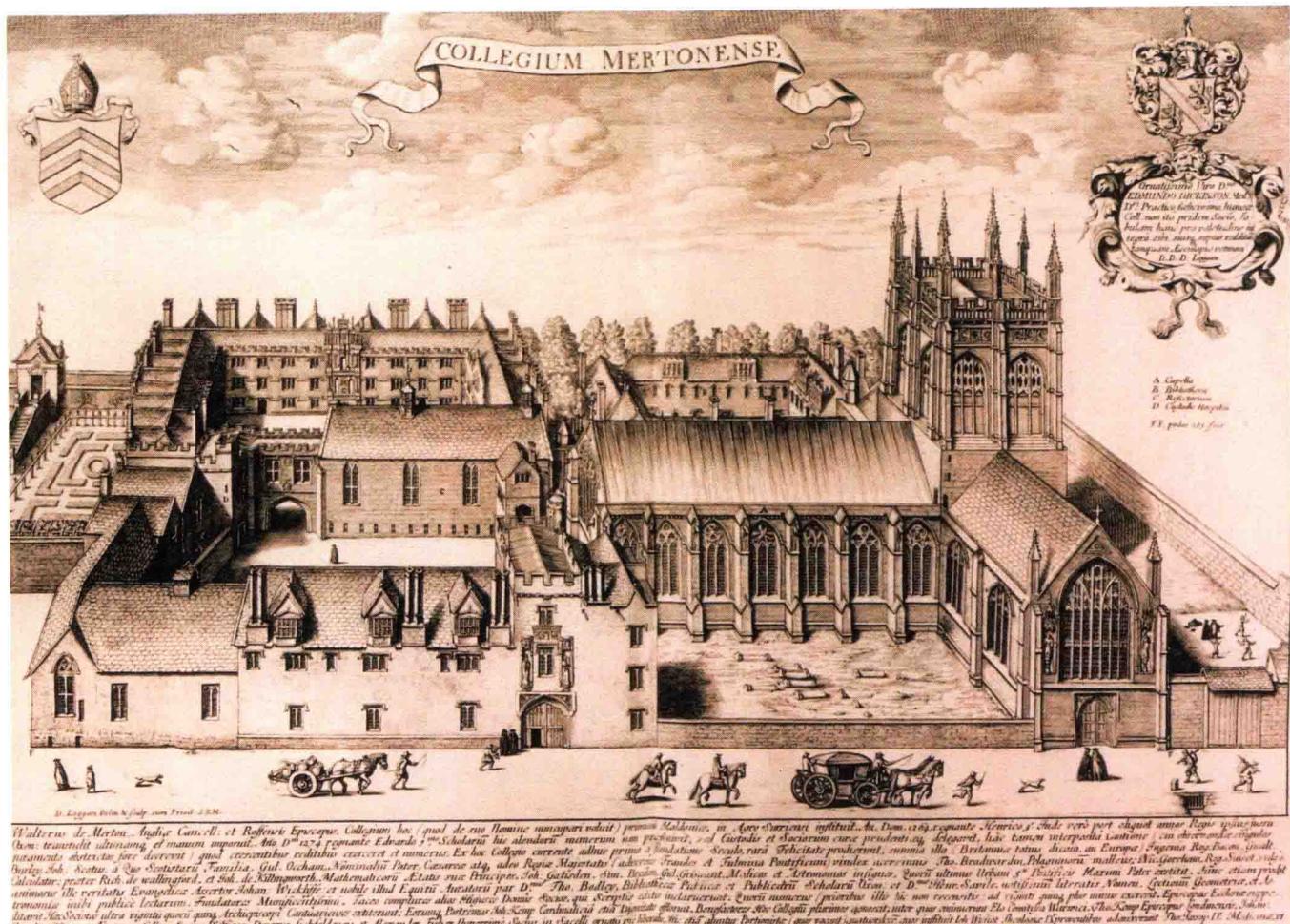


图1.5 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摘自《牛津绘图》(Oxonii Illustrata)（大卫·洛根, 1675）

图片来源：玛丽·埃文斯图片收藏馆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英格兰的这两所大学因其坚持学院制发展模式，所以与其他类似的研究机构有所区别。然而事实上，学院却首先出现在12世纪的巴黎。当时的学生来自欧洲各地，而且有些学生的年龄比较小，通常只有14岁左右，所以学校需要安排厅堂或宿舍以供学生住宿。1180年，得益于一位来自伦敦的英国富贾的捐赠，“十八人学舍”在巴黎落成，成为了正在求学的18名贫困牧师的住处。这类学校的监管事务不多，通常由一位大师或者牧师担任，授课教师则从校外聘请。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出现了多所住宿型学院，但是都远不及巴黎和英格兰的住宿型学院那样出名，究其原因，可能是学者们认为监督学生起居远不及授课那么神圣。与巴黎、牛津、剑桥的大学不同，意大利的大学不招收年纪太小的学生。意大利的学院只解决小部分学生的住宿，加之意大利城镇不允许学者在“公立大学”之外讲学，因此其教学型学院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5]

唯有在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由于其学者们均师承人文艺术名家，所以其教学型学院一枝独秀，发展势头强劲。然而，学院并不是一开始就在那儿存在着的。在牛津

和剑桥这两个学术研究中心，最初学生们通常也是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不久，学生们开始联合起来共同租下一栋楼房，并由一名大师进行监管，而这种所谓的“厅堂”或“旅馆”很快就得到了学生的青睐。比姆旅馆就是牛津这类学舍的一个典型代表，至今仍完好地立于墨顿大街；而其所呈现的这种学舍所固有的居家特点，对这座城镇的建筑风格也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这类过渡性学舍时建时拆，变化不断，因此在牛津留下名字的学舍仅有200所左右。然而，学院却在经历岁月洗刷之后，成为了永恒的经典。由于在纪律、学习和参与宗教活动等方面均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学院很快就承担了“厅堂”的住宿功能，接着又承担了其教学职责。与早期一穷二白的学术讲堂不同，这些学院均得到了土地赠与、租地优惠和教会资金等的支持，从而对牛津大学建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6]

在这一时期，学院建成了第一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大学建筑。由于在财务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权，学院可以自主地建造奢华的校园。这些建筑历经风雨岿然不动，是社会捐赠办学的有力见证；而直至今日，这些校园建



图1.6 墨顿学院规划图稿

筑也仍主宰着这两座城市的风格。在13世纪，第一批学院在很短的时间里陆续在牛津创建，如大学学院（建于1249年）、贝利奥尔学院（建于1263年）和墨顿学院（建于1264年），也正是这些学院至今还一直拥有着那些幸存的最早时期的学院建筑。墨顿学院奠基之时，人们对牛津学院应该如何规划尚不清楚，因为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从1266年开始，一栋栋建筑效仿当时的主教官邸和贵族豪宅的格局先后建成，不规则地分布在四方庭院的四周。第一座建好的大楼是食堂（1872—1874年重新修缮），它形成了四方庭院的南面，与北面的舍管之家遥相呼应；1290年又在庭院的西面开工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建造礼拜堂所使用的建材是一种黄褐色的石灰石。这是一种当地盛产的建筑材料，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是大学与学院建筑的首选用料。1287—1289年，又在礼拜堂的南面修建了民众方庭，以解决研究人员的在校住宿问题。这四栋建筑规模相似，高低相近，组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学院方庭（见图1.5和图1.6）。^[7]

自从这一封闭式方庭首次在墨顿学院亮相，时至今

日，人们仍然对于牛津和剑桥的这种学院建筑布局赞赏有加，而这一建筑布局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苏格兰的多所中世纪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1413年创建；格拉斯哥大学，1451年创建；阿伯丁大学，1495年创建）都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同样的建筑布局。这种类似修道院风格的建筑布局，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修道士的学习场景，而这也正是大学所需要传承和借鉴的。的确，实际上许多学院要么是参照修道院的建筑布局而创建的，要么是接管了某座修道院作为学院校舍，例如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此外，封闭式庭院的防卫功能，可将城镇居民隔离在校外而将学生留在校内。那时，在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学生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导致了大量的群殴互斗、财物抢劫甚至人身伤害事件。由于学院可将学生与外界隔离，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和制约，这比那种学术讲堂式的散漫管理有效得多。^[8]

早期的学院校园朴实无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学院的创立和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学校创始者们很快展开了相互之间的攀

图1.7 牛津大学，谢尔登尼安剧院

照片来源：Bruce Ashford/爱乐边公司





图1.8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

照片来源：建筑出版档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图书馆相片集

比和竞争，因而导致了许多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学院建筑的诞生。由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拥有当时最为富有和最有权势的捐赠者，所以其学院中建造了许多全英格兰最为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在社会政治家、主教和王室贵族等的慷慨捐助下，这些学院建筑均由最杰出的建筑师们设计完成，代表着当时最为时尚的建筑流行趋势，而其建筑设计风格的一致则更是很少有其他地区能与之相提并论。

的确，即使当哥特式建筑的魅力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日渐式微之后，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在建筑风格方面保持着一致。然而，到了17世纪的下半叶，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终于踏上建筑变革之路，领航人是年轻的先驱者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雷恩在17世纪60年代初期被认为欧洲最优秀的科学思想家之一，他富有创新精神，其理念与当时的建筑学主流相反，是牛津剑桥新生代建筑师的代表。他的第一份建筑委托书来自其当主教的伯父马修·雷恩（Matthew Wren），任务是在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修建一座礼拜堂。雷恩这份1663年的设计方案，为这座中世纪城镇带来了纯粹古典主义的春风。这座建筑优雅大方，毫无矫揉造

作之处，体现着礼拜堂的庄严与神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第一座纯古典主义建筑范本。雷恩在设计礼拜堂的同时，还着手规划着牛津大学的建筑项目，即设计谢尔登尼安剧院蓝图，该剧院于1669年竣工（见图1.7）。

于是，雷恩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知名度迅速飙升。在剑桥大学，雷恩为伊曼纽尔学院设计了礼拜堂，为三一学院设计了图书馆（见图1.8）；在牛津大学，雷恩为三一学院和基督教堂学院设计了校舍，为万灵学院、圣约翰学院与墨顿学院设计了礼拜堂围屏。作为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哥特式建筑的超越者^[9]，雷恩成为了现代杰出建筑师的鼻祖；在他之后涌现出了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等蜚声世界的建筑师，他们设计的作品无不令世人赞不绝口，因此大受学校领导与理事的追捧。雷恩对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的建筑形制的影响无人可比，而正是他的这些作品得以让这两座学校迈入真正的古典主义建筑领域；这些建筑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在近200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并得到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和

创建时间	学院名称
1636 年	哈佛学院
1693 年	威廉与玛丽学院
1701 年	耶鲁学院
1746 年	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1754 年	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
1755 年	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
1765 年	罗得岛学院（布朗大学）
1766 年	皇后学院（拉特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
1769 年	达特茅斯学院

表1.2 殖民地学院及其创建时间

詹姆斯·怀亚特 (James Wyatt) 等建筑师的有力推动。雷恩所开创的全新学院建筑设计理念，拒绝中世纪的封闭式方庭布局，提倡开放的环境、重点突出的景色和层次分明的建筑布局，体现了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原先的学院建筑由于受到地域环境和整齐划一的布局模式的限制，整个校园几乎没有中心点和轴线。雷恩设计方案的重要改进，在于赋予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校园明确而清晰的轴线，并在轴线上放置标志性建筑。雷恩将方向性与中心点的概念引入了大学建筑领域，这种创新举措不仅直接影响了英国大学校园的形成，而且之后也成为了美国第一批学院建筑设计的理念。

新世界：美国的第一批大学

正当雷恩和他的同事们将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的建筑风格改造为新罗马式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英国移民也在如火如荼地规划着他们自己的新英格兰。这些清教徒移民们将北美殖民地想象为一块空白的画板，希望能在这一块画板上描绘他们的理想世界——一个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纯洁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努力工作，笃信上帝，乐于助人。然而，这些理想的实现需要高素质的统治者、知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以及有教养的市民，教育则是通向这一理想世界的必要途径。因此，对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的回忆，常常浮现在这些新移民的脑海中。到了1646年，在新英格兰的移民中，大约有100人来自剑桥大学，30多人来自牛津大学。17世纪的英国，教育的价值得到了大幅提升。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英国参加高等教育学习的人口比例达到了顶峰，之后这一比例出现下滑，直到20世纪才重新回到这一高度。1636年，也就是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后的短短6年时，地方议会下决心要创建一所大学；次年，距离波士顿6千米远的小村庄纽敦镇被定为

大学校址，不久村庄更名为剑桥城，因为这里居住着许多原来英国剑桥的居民。于是，北美的第一所大学就此亮相，哈佛学院诞生了。之后，其他8所殖民地学院也相继成立（见表1.2）。^[10]

早在16世纪，英国大学的学院制就已完善运行，因此初期政府对北美大学的期待也是效仿英国的学院制。与之不同的是，欧洲大陆通行的教学模式只重视教学，而忽视了学生的人际交往与实际生活；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更加赞赏英国的教学理念，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涵盖生活需求、人际交往和学术提升等各个维度。1671年，哈佛董事会宣告：

众所周知，为了共同的学术追求而相识相聚，同住一个屋檐，对于思想交流、知识共享大有裨益，有助于学院社会的发展。^[11]

然而，自一开始，美国的学院创建就与中世纪英国模式的修道院式布局传统拉开了距离，这倒不是第一批移民者不赞同封闭式的学习环境，而是当地的环境特点孕育出了不同的大学特质。

因此，美国大学的建筑体系更倾向于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布局模式。从哈佛大学开始，美国学校就放弃了英国那种封闭式方庭的传统布局。美国的学校更乐于将独栋大楼置于开阔的空地之上，从而使校园内的建筑显得更为平易近人，也可方便在校师生的使用。1624年，哈佛大学的多功能大楼竣工；该楼高大宏伟，坐落于形状细长、面积为1英亩的土地上。大楼整体呈“E”形布局，而这种设计布局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均前所未闻；大楼的两侧辅翼较短，主楼延伸出的一座中央楼梯塔让人不由地联想起伊丽莎白时期的庄园。这栋后来被命名为“老学院”的大楼，几乎集所有校园活动场所于一体，其中包括一间宽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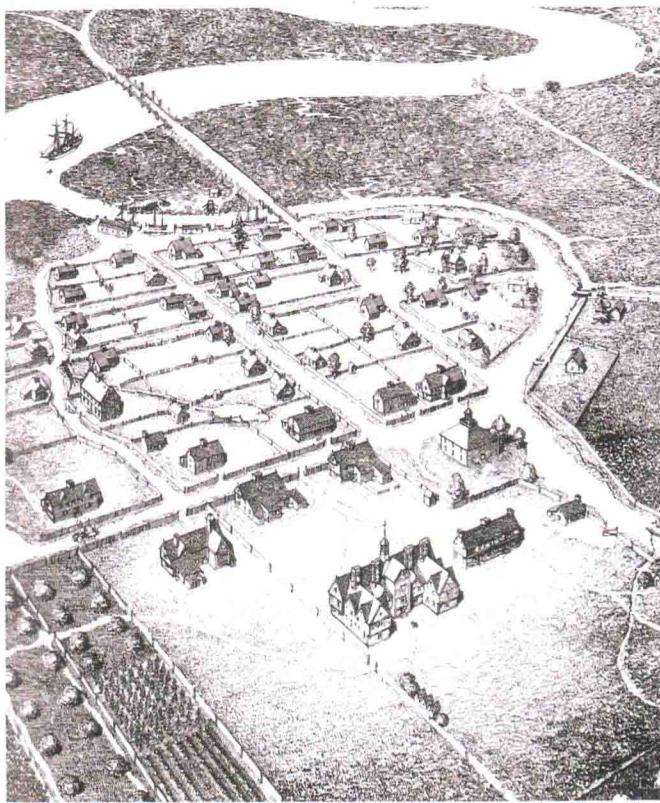


图1.9 舒特尔夫于1668年创作的马萨诸塞州剑桥推测图。该图的前景为哈佛大学的4座大楼：规模最大的一座为老学院，老学院右侧为印第安学院；面朝大街的是校长办公楼与戈夫学院。

照片来源：哈佛大学档案，编号HUV 2038

的大厅——可用作授课的讲堂、餐厅和公共活动区，此外还配有厨房、图书馆和学生活动室。由于当时讲座还不是课程大纲的主要内容，因此没有修建更多的教室。这类学校中心大楼常被人们称为“老主楼”，其具备学院的所有活动功能，此后则成为了美国学院建筑体系的主流。在科罗拉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瓦萨学院以及斯沃斯莫尔学院等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建筑。1650年，哈佛大学对校园进行了扩建；到1655年，在老学院的旁边建起了两座大楼，分别命名为戈夫学院和印第安学院。这种独立的建筑布局为美国学院的校园设计开创了先河，且影响深远。据推测，这种空间开阔布局的形成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保罗·特纳（Paul Turner）认为，广袤的大地促成了设计理念的发散性，而且对于木材用料而言，意味着较大的间隔可以相应地减小火灾隐患。从意识层面上讲，清教徒殖民主义者认为空间开阔的设计有别于英格兰天主教教堂的建筑格局，可与修道院那种与世隔绝的理念划清界线。美国新移民们向往能与外界保持更加和谐的关系，而封闭式布局则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美国的殖民地学院无一例外都敞开着大门，欢迎外界的融入（见图1.9）。^[12]

然而，这种空间开阔的设计方案也并不是千篇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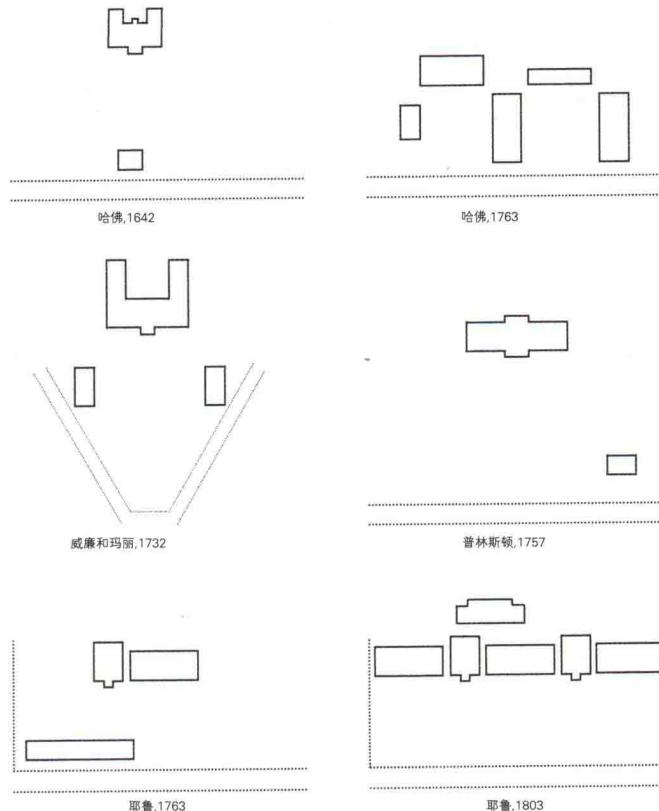


图1.10 殖民地学院的早期规划布局

（改编自保罗·特纳的著作《美国校园规划传统》，坎布里奇，建筑历史基金会，1995年，第19页）

的，美国的9所殖民地学院在规划与建筑的道路上大胆尝试，显示了各自的独特风格（见图1.10）。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威廉与玛丽学院于18世纪20年代实施了一项校园规划，在高大的主楼两侧对称地分布着两栋较小的副楼，这样的布局类似于16世纪帕拉迪奥风格的别墅。威廉与玛丽的课程设置强调实用性，比起英格兰的大学，更加关心学生的实际需求，这种教学目标与校园布局交相呼应，其他学校也纷纷借鉴效仿，如俄亥俄大学（见图1.11）和安提亚克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则采用了全然不同的规划格局，最大的教学楼——纳索楼傲然矗立在路边，由郁郁葱葱的植物将道路隔开（见图1.12）。布朗大学（1770年）与达特茅斯学院（1784—1791年）（见图1.13）也模仿这种布局模式兴建大楼。耶鲁大学于1717年完工的早期建筑，外形狭窄细长，仿佛拉长了的楼体外立面正对着城市的中心绿地（见图1.14）。这种直线形布局得到了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阿默斯特学院、鲍登学院以及卫斯理学院的青睐，并对其进行复制。上述多元化的设计风格显示了美国殖民地大学对自身独特的社会教育使命的迅速认识，意识到必须摆脱英国大学的束缚，另辟校园规划蹊径。^[13]

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建筑与布局，充分体现了这个年



图1.11 俄亥俄大学，卡特勒大厅

照片来源：俄亥俄大学传媒与市场营销学院

轻国家的校园规划与社会和教育目标之间的联系。建于1819年的弗吉尼亚大学，象征着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推动的教育改革达到了顶峰；在杰斐逊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18世纪后期，他为了改革公共教育建立了许多所免费学校。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被誉为美国最佳校园，不仅是因其新古典主义的校园设计，更是因为其强调了校园环境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校园由杰斐逊亲自设计，布局简明利落：中心空地宽敞开阔，以树木为界，两侧排列着10座宛如帐篷的建筑，而每座建筑中都容纳着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系；校园的一端

起于景色无比优美的弗吉尼亚种植园，另一端止于体现学校功能和标志的校园轴心建筑——圆厅图书馆（见图1.15和图1.16）。帐篷楼用于教师授课与住宿，而学生宿舍则位于帐篷楼的后面，两者之间由柱廊相连。校园中心的草坪，可供人们娱乐、聊天和探讨学业；配以廊柱的帐篷楼设有许多进出的大门，为师生提供了众多的社交接触机会。由于校园建筑几近完美的形态与布局，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设计思路形成了校园设计历史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而其影响力甚至远播到了20世纪的中国：1917年，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借鉴了这一布局，在校园中心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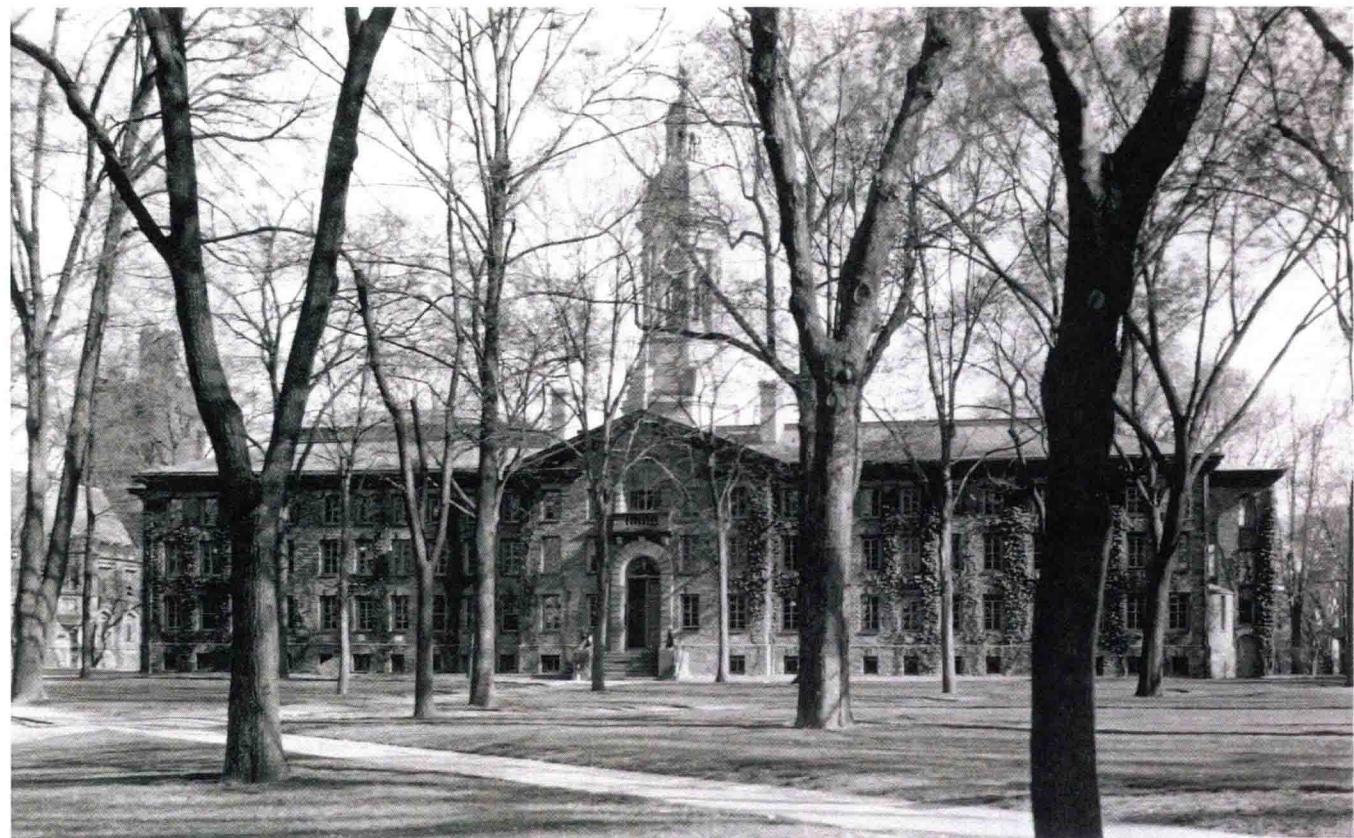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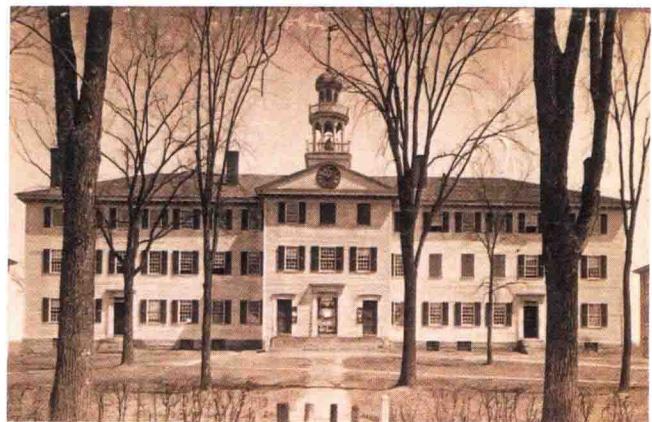


图1.12 普林斯顿大学，纳索楼

照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与图片分部，编号HABS NJ, 11-PRINT, 4B-1

图1.13 达特茅斯学院，达特茅斯大厅
照片来源：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许可



造了一栋形如杰斐逊设计的圆厅图书馆的建筑。^[14]

开阔大气的绿地，数栋建筑围绕草坪列队排序，既是教学楼也是教授住宿之所，这种校园设计概念前无古人，自成一体。杰斐逊曾向校董们这样阐述，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座“学术村”。作为校园价值观的完美表述，“学术村”一词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流传，同时也是对杰斐逊关于学校教育理念的浓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让学校具有一种亲密和谐的家庭气氛。早在杰斐逊当学生时，他就与导师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所以当自己后来也成为教师时，他也同样视学生为友，躬身践行这一观念。他对于这

种基于个人密切接触的教学方法，予以了高度赞赏。教师授课与住宿在同一场所，且与学生宿舍毗邻，这样的布局使得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尤其便利，更有利于教授真正发挥良师益友的带动作用。

19世纪的美国：风景如画

随着19世纪的进展，学院规划和校园建筑的设计日趋恢弘，与之前的校园规划相比，这时的校园规划更加精细复杂，且有深厚而一致的理念作为支撑。这一时期的美国



图1.14 耶鲁大学，老砖石排楼
照片来源：耶鲁大学